

红色印记

## 我以我血荐轩辕

□ 宋海峰

我写熊雄，缘于两年前的一次广州黄埔军校旧址之行。那是在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前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展厅，当我得知我来自江西时，讲解员指着墙上熊雄身穿戎装的照片说，熊雄是从江西红土地上走出来的我党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最早从事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人，是江西的骄傲。

墙壁上熊雄在黄埔军校从事革命活动大事记中的介绍，让人追思不断。熊雄是继周恩来之后，我党在黄埔军校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英名和功绩，是与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紧紧连在一起的。熊雄是黄埔军校历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中，主持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在黄埔军校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指示：“宣传黄埔要宣传熊雄。”

共和国很多将帅从这所“将帅的摇篮”走出。如果说，黄埔军校是他们戎马生涯的起点，是他们走向将帅之路的开端，那熊雄就是他们的导师和引路人。

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许光达大将在一篇怀念熊雄的文章中说：“熊雄同志啊，假使不是你当时给了我们政治的武器，指示了前进的道路，哪里能够留下历史的荣耀？”

我在想，是什么力量指引着他由一名旧军队里的下级军官，成长为一个奋勇向前、无畏生死的共产党人？要知道，他在参加革命之前，只是赣西北九岭山脉中段南麓一个小山村的少年，对世界的认识大多来自周遭生活环境和朴素的常识。

熊雄故乡之行，加深了我对烈士的了解。

少年豪气当拿云。1906年重阳节，年仅14岁的熊雄在故乡发出了“我辈青年应志在四方，不能再作井底之蛙，埋头诗云子曰”之感慨，先烈少时立志以“天下为己任”，为救国救民而奋斗的壮志一览无遗。

1911年初，熊雄毅然放弃在南京优越师范学堂的学业，回南昌参加李烈钧组建的江西新军学生军，投身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后来为了寻求救国真理，熊雄又毅然辞去上校之职，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到欧洲后，他又先后转赴德国、苏联。

熊雄在欧洲接受社会主义思潮熏陶后，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处处都能够发现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劳动者的痛苦”“中国的出路应该是社会革命”“俄罗斯十月革命的成功，也是一个大证据”。从此，他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熊雄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后，受组织派遣，熊雄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和红军学院学习。十月革命故乡的留学生活，使熊雄认定，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站在黄埔军校旧址大门，我似乎看见，1925年9月的一天，从苏联回国的熊雄带着坚定的眼神，走进军校，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主任等职，还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中共黄埔军校“党团”书记。

现在想想，熊雄所从事的事业是何其艰难。熊雄踏进军校时，孙文主义学会右派学生滋生是非，寻衅肇祸，千方百计地挑起事端与共产党员同学发生冲突。熊雄紧紧依靠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紧紧团结国民党左派，与他们一些原则性的错误和反动言行作了坚决的斗争。军校教育长方鼎英后来回忆说：“熊主任在政治思想上的正确领导与诚恳帮助，其有功于国民革命的蓬勃进展，有功于黄埔军校的稳步发达。”

红色史册记载，熊雄一生中最高光的业绩，成就于黄埔军校。在军校期间，熊雄创新军校政治教育，提出了两个“打成一片”，即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理论与实践打成一片的教育理念，制定、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政治工作制度，使军校政治工作焕然一新。

东征胜利后，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已离开黄埔，熊雄实际上代表党主持军校政治部的工作。在他任职内，先后邀请了毛泽东、刘少奇、彭湃等到军校发表政治演讲，共产主义的思想在这里广为传播。

凝望着展柜里珍藏的一份熊雄主持创办的《黄埔日报》，我仿佛看见，灯光下，熊雄凝神而思，字斟句酌，审改刊物的情形。当年，这份被黄埔军校师生称为“革命洪钟”的刊物，内容从革命理论探讨到军事训练实践，无所不包，有力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普及。

站立在被称为大花厅的黄埔军校礼堂，我似乎听见他振聋发聩的演讲：“要时时刻刻干革命工作”“不使自己变成反革命或假、半革命派，要为党的主义即为被压迫民族——特别是工农利益而奋斗牺牲……”我们可以窥见他是把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扛在自己肩上的共产党人。

在纪念列宁逝世三周年之际，熊雄在撰写的《列宁与黄埔青年》一文文未慷慨激昂地号召学生：“黄埔学生！你们要认识时代，准备时代需要，为被压迫民众的需要而革命而死！我愿这样和你们同路去死！”今天，再次读到这些文字，依然让人热血沸腾。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熊雄秘密转移了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而他自已却坚守岗位，坚持在军校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在方鼎英向熊雄讲明了“清党”实情，劝其出国时，熊雄大义凛然地说：“我实不忍此浩浩荡荡的北伐局面，竟败于此辈丧心病狂的反革命贩子手中，我愿将满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一泄我与此辈不共戴天之恨。”4月16日，熊雄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关押在广州南石头监狱。

丹心浩气冲九天。熊雄在狱中经常和人交谈。宋时轮上将回忆，在一次谈话中，熊雄对他说：“我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又是黄埔的最高领导之一，枪毙、杀头，首先轮到的是我熊雄。告诉大家要坚持下去，斗争到底！”熊雄简明豪爽的话语和从容坚定的神色，给19岁的宋时轮增添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

黄埔岛，这个让人驻足缅怀的地方，见证着熊雄先烈至死不渝、永不叛党的忠诚。1927年一个初夏的夜晚，面对敌人高高举起的屠刀，年仅35岁的熊雄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慷慨赴死。

阳光绚烂，微风轻拂。在熊雄故居大门口，竖立着一块镌刻着聂荣臻元帅题写的“熊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碑，深情的文字，写出了元帅对战友的怀念。

丹心昭昭，浩气长存。一代又一代和熊雄一样的共产党人，把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扛在自己的肩上，为胸中的主义、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了今天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泰民安、岁月静好。

问题一组·春



## 烟雨向晚

□ 郭远辉

故乡的春雨，一直在那个傍晚下个不停。

少时体弱，多病善感，常常在雨天产生奇思幻想，觉得从天而降的雨，才是通天接地的拯救者。

带病的人往往不喜欢白花花的太阳，只有在绵绵无尽、亲肤浸骨的雨中，才能获得某种舒展和释放。那个傍晚，我从学校放学回家，拖着沉沉的病体，背上的书包仿佛成了病的帮凶，压得我更难受。冒着初春的雨跟踉跄跄地回到家，顾不得擦干头上的雨花，倒头便睡，等着母亲归来。

等待中，昏睡的双眼一会儿闭，一会儿睁，竖起耳朵，辨别着雨势的大小和母亲脚步。

眼睛闭着的时候，感觉到淅淅的雨滴砸在屋顶的瓦片上，再顺着瓦沟，流泻而下，与地面发生剧烈的碰撞，发出扑扑的闷响，伴着几声布谷的啼叫从渺远的山野里传来，一种莫名的孤寂感把我裹住；眼睛睁开的时候，看到一张雨线织成的网从天空撒下，网住了窗外的树、燕子、围墙、屋角、菜花、山影……我定定地望着窗外，视角是向上的，生锈的钢筋窗框，把我的视线切割成了一格一格的方块。

我知道这些方块里的镜像，并没有破碎，是我的错觉让天空被割裂。

迷迷糊糊地，脑子里又响起了那位扎着马尾辫的乡村女教师刚教的《三月里的小雨》：三月里的小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哗啦啦流不

停……想着想着，也跟着脑中的旋律哼了起来，仿佛它的旋律就是来自大地的雨声。那时候村庄里的流行音乐基本上都是来源于灰头土脸的乡村小学。我每学得一首都异常兴奋，此刻，我最想做的是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为她解解乏，可她却不在我面前。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雨一直在下，我不记得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的，要下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整个村庄都是灰蒙蒙、湿漉漉的，池塘涨满了，水渠欢流着，万物浓绿，像刚上了一层新漆，雨丝中夹杂着几分寒意。

在暮色的提醒下，小牛犊踏着咚咚的蹄声回来了，直接进了牛圈；一队白鹅晃悠悠，醉酒似的摇着碎步回棚了；一窝小鸡仔唧唧地躲在鸡妈妈宽大的翅膀下，鸡爸爸把头反插在翅膀里，悬着一只脚，金鸡独立；厅堂梁上的燕子妈妈也从雨幕中返航了，她的嘴里衔着一只拼命挣扎的红蜻蜓，这是雨夜里并不丰盛的晚餐……

雨天里的村庄，显得格外宁静，几千米高空落下的雨，都被满山遍野的植物消音了。像利箭一样的雨刺在它们的叶片上，所有的叶子只是向下猛地颤抖了一下，又把雨滴反弹回来，再轻轻地落入脚下的泥土。只有脆硬的瓦片给雨以有力的回击，啪啪脆响是它们肉搏的声音。一个生病的孩子，在静静地聆

听大自然的较量之声，也许这并不是战争，而是万物之间共存和包容的一种仪式。

我仍然在雨声里等着母亲的归来。我并不知道此时她在哪里，在做什么，但我能猜想得到，她一定在茫茫的雨夜中劳作，忘了时间，忘了回家。时间在她心里是模棱两可的，只要她认定要干完的活儿没有干完，她就会把时间抛之脑后。她只听从目标的召唤。有很多次，她在远处的农田干活，直接把午饭给忘了，直到晚霞在头顶徘徊才发现夜色降临。在那个劳力缺乏的年代，母亲把所有的力气都典当给了土地，换回来的只是土地并不慷慨的施与。我也常常跟着她做各种农活，懂得了体恤和抚慰。

我挣扎着起来，仿佛身上的病也被这温柔的雨带走了很多。从墙上摘下一柄斗笠、一件雨衣，一头钻进蒙蒙雨雾中。正是掌灯时分，村庄里的家家户户都亮起了一豆油灯，微弱的光从门窗中透出，缕缕炊烟袅袅升起，村子显得更加寒湿。雨中劳作的人都回家了，几声犬吠打破了村庄的宁谧。我紧抱着雨具，手握电筒，沿着那条熟悉的村路朝前走。

终于在熟悉的那块田里，看到了我熟悉的身影。那是母亲，她正在犁最后一圈地。我与她隔着百余米，但我得救了，那颗几乎要蹦出来的心，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塞回心

窝。我知道，只要有母亲在身边，我的心就不会慌乱、惊恐。我鼓足最大的力气，叫了一声——“妈”，她没听见，我再叫一声，她似乎感应到了。喝住牛，回过头看向我，在茫茫的雨夜里，她是一帧凝重的剪影，斗笠和雨衣遮住了她的疲惫和劳累。她想叫我一声，却什么也没有叫出来。她又吃惊地问，你怎么来了？我的喉咙被一团软软的东西堵住了，什么也说不出来。走近田埂，她恰好忙完了。我帮她解下牛轭，牵着牛上田。她弯腰在沟渠中洗双脚的泥。牛在前头，我在中间，母亲在后头，我们回家了。那天夜里，母亲为我熬了一碗姜汤。我睡在母亲身旁，听了一晚的雨。雨滴檐下，也滴在乡村的琴弦上，铮然作响。

第二天，我的病竟好了。

此后经年，在我的生命中，这场雨从未停止过，它一直在那个春天的傍晚，淅淅沥沥地地下在我的心里。故乡的雨就这样下了一阵、小一阵、密一阵、疏一阵地地下在这个小小的方圆里，下在世世代代雨雾的怀里，也下在像我一样多愁游子的心里。

看过庐山烟雨浙江潮，无论走到哪里，故乡的阴晴雨雪都是我生命中的好天气。故乡的雨，丰沛、绵密、多情，滋润着这片养活了一代代人的土地。自从离开了村庄，就再也没有淋过故乡的雨。自从母亲老了，就再也没有陪她在故乡的雨夜里牧牛而归。

通常是在一觉睡醒之后，突然发现春天的到来。雨滴连绵跌落在地上的闷响，结束了一场断续的好梦。想要抬起手臂，发现早已枕在脸颊边，并不因寒冷而缩在被里。脚趾小心向被角试探，再不是冰凉的触感。这才舒展四肢，放心和被褥的每一处褶皱呼应。耳畔的微风裹挟着水汽，湿漉漉地在房间鼓荡。期盼了好久的春天，就这么来到了身边，一切都是崭新的，如同这个寻常的清晨。似乎再没有赖床的理由，马上就能坐起身来。春的细节已铺陈在窗外，只等着被一一发现。

然而春天的午后是极容易犯困的。午餐时一口口填塞在胃里的食物

仿佛拉着整个人下坠，思维渐渐不那么利索，眼皮沉重地直黏到一块去。迷糊中嗅到一阵樟树的辛香，那是满街掉落的树枝和果实堆垒出的澎湃气味，足以让人一时间神清气爽。不过很快又被这温暖的松弛包裹着，接受了春天暗中的邀约。找个地方微微蜷起，就能获得一次舒服的小憩。这样的午睡一般是不长的，因此也不足以让意识滑落到很深很远的地方。上午的忙碌还历历在目，阖眼后突然开辟出新的境地。久违的阳光只在中午闪现，从拉紧的窗帘缝中挤进一缕，投射在斑驳的白墙上。疾驰而过的汽车带起猎猎的风声，好像在提醒接下来还有许多要去奔波的路程。不久后手机响起了欢快的闹铃，我还是困乏的，但已蹒跚走到了门口。万物都在这个季节轻盈地跃动着，不紧紧跟上节拍就会错失这激昂的韵律。

偶尔在周末时暗下决心，要奢侈地挥霍掉一整个下午来延长午睡。本以为能收获一大块整齐的愉悦，却怎么也不能完全放下心来。不停辗转着，试图让浅淡的梦境走得再远些，但街角路人的闲谈欢笑，锁上电动车的提示音，还有孩子们不规律的拍球声却越发真切。心里像是堵着口气似的，偏把脸又向里侧了侧，但浮上来的念头却愈发多了，有的别出心裁，有的荒诞不经，让睡梦变得亦幻亦真。世界正在蓬勃地招展，如此任性地停歇显然是一桩不遵循规律的事件。终于在反复的纠结中悻悻起身，窗外已是薄暮。看着次第亮起的灯光，有些恍惚，更多的是茫然和失落。在这个兴兴头头的春天错过了一个饱满的下午，时间还是照常流淌着，只是轻轻掠过了我。这忽然让我感到懊恼，想要为自己的缺席说声抱歉。

春风沉醉的夜晚，无论有多少忙碌和旖旎，最后都要以一场睡眠作结。一切都静了下来，零星几盏长明的街灯让这夜更黑了几分。有时雨疏风骤，有时天朗气清，天气虽然变幻莫测，但春天总会用最宜人的温度，催促着不如睡去。卸除妆容，清洁身体，开始必要的序曲。只要收拢白天的棱角，双目渐渐合上，一夜沉酣，就能弥补人生的种种不如意。记忆的碎片被随机拼接，命运的走向被随意改写，所有心愿都在此刻轻易实现。空气中渗进了柚子花的甜香，让睡梦更加引人入胜。不论荣辱，不谈功过，这绮丽梦境就是春天最温柔的馈赠。埋在棉被中的我们，像是被宠坏的孩子，唇边漾起一抹笑意。

## 春眠

□ 张小圈



赣地采风

## 为景德镇感到骄傲

□ 柴俊勇

地名由皇帝所赐，盛产的瓷器英文单词与“中国”同名，千年的陶瓷产业至今仍然销售兴旺。这三个要素集于一体的只有江西景德镇。

说起来，我们都是与江西有着很深缘分的，有的是55年前到江西军垦农场务农八九年，有的是与当年上海派出的慰问团有关，但我们都没有到过景德镇。这次应江西同学邀请，我们赴景德镇过了一个祥和的、令人难忘的春节。

景德镇因瓷而起，因瓷而兴。史书记载：“新平治陶，始于汉世。”唐五代以后的景德镇瓷业成就已有遗址和实物证明。这种辉煌已历经一千多年，一直保持到今天。走进景德镇就是走进陶瓷文化的世界。此行，我们首先参观了景德镇陶瓷博物馆，被瓷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精美的陶瓷而倾倒。景德镇生产的珍品瓷，为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谊发挥了积极作用。邓小平同志1978年10月访问日本时，就曾以景德镇生产的“青瓷山水花鸟图”装饰的七头文具精品，赠与日本皇太子、福田首相及田中角荣、大平正芳；1979年1月访美，则以“青花松鹤”装饰大瓷瓶赠给美国总统卡特，以“釉彩综合双耳瓶”“青花玲珑瓷瓶”分别赠与尼克松、基辛格。

在景德镇陶瓷美术家协会主席于集华工作室，大家被国瓷瓷的精美深深震撼了。于集华是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侨联常务理事、江西省侨联副主席。于集华讲述的国瓷瓷的艺术特征和作为国家礼品瓷的故事也吸引了我们。

在御窑博物馆和陶阳里街区，大家饱览了景德镇的考古成就，实地感受了昔日陶瓷制作业的辉煌。传统工艺必须与现代化相结合才能产生活力。景德镇红叶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红叶国瓷，质量全国领先。该公司是国家“八五”技术改造重点项目，从德国全套引进先进设备，从此使景德镇瓷厂的生产工艺、技术水平以及瓷品质量有质的飞跃和提高。

我们还游览了浮梁县。浮梁素有“瓷之源”之称，制瓷工业历史悠久，“茶之乡”、浮瑶仙芝名扬四海，“林之海”、原始森林是天然氧吧。到处是风景，沿途的徽派建筑、宽敞的道路、美丽的田野、茂密的山林，使人心旷神怡。

最值得一看的是浮梁古县衙。浮梁县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现存中轴、东轴和西轴线上建筑，包括抬头门、寅宾馆、仪门、赋役房、东西花厅、监狱、膳房、吏房、主簿厅、典史厅等几十栋、数百间，是县令及其僚属行政和生活起居之所。它不仅保持了衙门特有的威严气势，又不失江南庭院的素雅、秀丽之美，是研究中国古代县政机构设置及功能划分不可多得的实物标本。悬挂的匾额楹联与当今倡导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十分融合，是经典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瓷都三日游，看到了景德镇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巨大变化，发自内心的赞美这是“美景、厚德、镇生活”的好地方、神奇的地方、幸福的地方，深深地为“千年瓷都”感到骄傲。

仿佛拉着整个人下坠，思维渐渐不那么利索，眼皮沉重地直黏到一块去。迷糊中嗅到一阵樟树的辛香，那是满街掉落的树枝和果实堆垒出的澎湃气味，足以让人一时间神清气爽。不过很快又被这温暖的松弛包裹着，接受了春天暗中的邀约。找个地方微微蜷起，就能获得一次舒服的小憩。这样的午睡一般是不长的，因此也不足以让意识滑落到很深很远的地方。上午的忙碌还历历在目，阖眼后突然开辟出新的境地。久违的阳光只在中午闪现，从拉紧的窗帘缝中挤进一缕，投射在斑驳的白墙上。疾驰而过的汽车带起猎猎的风声，好像在提醒接下来还有许多要去奔波的路程。不久后手机响起了欢快的闹铃，我还是困乏的，但已蹒跚走到了门口。万物都在这个季节轻盈地跃动着，不紧紧跟上节拍就会错失这激昂的韵律。

偶尔在周末时暗下决心，要奢侈地挥霍掉一整个下午来延长午睡。本以为能收获一大块整齐的愉悦，却怎么也不能完全放下心来。不停辗转着，试图让浅淡的梦境走得再远些，但街角路人的闲谈欢笑，锁上电动车的提示音，还有孩子们不规律的拍球声却越发真切。心里像是堵着口气似的，偏把脸又向里侧了侧，但浮上来的念头却愈发多了，有的别出心裁，有的荒诞不经，让睡梦变得亦幻亦真。世界正在蓬勃地招展，如此任性地停歇显然是一桩不遵循规律的事件。终于在反复的纠结中悻悻起身，窗外已是薄暮。看着次第亮起的灯光，有些恍惚，更多的是茫然和失落。在这个兴兴头头的春天错过了一个饱满的下午，时间还是照常流淌着，只是轻轻掠过了我。这忽然让我感到懊恼，想要为自己的缺席说声抱歉。

春风沉醉的夜晚，无论有多少忙碌和旖旎，最后都要以一场睡眠作结。一切都静了下来，零星几盏长明的街灯让这夜更黑了几分。有时雨疏风骤，有时天朗气清，天气虽然变幻莫测，但春天总会用最宜人的温度，催促着不如睡去。卸除妆容，清洁身体，开始必要的序曲。只要收拢白天的棱角，双目渐渐合上，一夜沉酣，就能弥补人生的种种不如意。记忆的碎片被随机拼接，命运的走向被随意改写，所有心愿都在此刻轻易实现。空气中渗进了柚子花的甜香，让睡梦更加引人入胜。不论荣辱，不谈功过，这绮丽梦境就是春天最温柔的馈赠。埋在棉被中的我们，像是被宠坏的孩子，唇边漾起一抹笑意。

通常是在一觉睡醒之后，突然发现春天的到来。雨滴连绵跌落在地上的闷响，结束了一场断续的好梦。想要抬起手臂，发现早已枕在脸颊边，并不因寒冷而缩在被里。脚趾小心向被角试探，再不是冰凉的触感。这才舒展四肢，放心和被褥的每一处褶皱呼应。耳畔的微风裹挟着水汽，湿漉漉地在房间鼓荡。期盼了好久的春天，就这么来到了身边，一切都是崭新的，如同这个寻常的清晨。似乎再没有赖床的理由，马上就能坐起身来。春的细节已铺陈在窗外，只等着被一一发现。

然而春天的午后是极容易犯困的。午餐时一口口填塞在胃里的食物

仿佛拉着整个人下坠，思维渐渐不那么利索，眼皮沉重地直黏到一块去。迷糊中嗅到一阵樟树的辛香，那是满街掉落的树枝和果实堆垒出的澎湃气味，足以让人一时间神清气爽。不过很快又被这温暖的松弛包裹着，接受了春天暗中的邀约。找个地方微微蜷起，就能获得一次舒服的小憩。这样的午睡一般是不长的，因此也不足以让意识滑落到很深很远的地方。上午的忙碌还历历在目，阖眼后突然开辟出新的境地。久违的阳光只在中午闪现，从拉紧的窗帘缝中挤进一缕，投射在斑驳的白墙上。疾驰而过的汽车带起猎猎的风声，好像在提醒接下来还有许多要去奔波的路程。不久后手机响起了欢快的闹铃，我还是困乏的，但已蹒跚走到了门口。万物都在这个季节轻盈地跃动着，不紧紧跟上节拍就会错失这激昂的韵律。

偶尔在周末时暗下决心，要奢侈地挥霍掉一整个下午来延长午睡。本以为能收获一大块整齐的愉悦，却怎么也不能完全放下心来。不停辗转着，试图让浅淡的梦境走得再远些，但街角路人的闲谈欢笑，锁上电动车的提示音，还有孩子们不规律的拍球声却越发真切。心里像是堵着口气似的，偏把脸又向里侧了侧，但浮上来的念头却愈发多了，有的别出心裁，有的荒诞不经，让睡梦变得亦幻亦真。世界正在蓬勃地招展，如此任性地停歇显然是一桩不遵循规律的事件。终于在反复的纠结中悻悻起身，窗外已是薄暮。看着次第亮起的灯光，有些恍惚，更多的是茫然和失落。在这个兴兴头头的春天错过了一个饱满的下午，时间还是照常流淌着，只是轻轻掠过了我。这忽然让我感到懊恼，想要为自己的缺席说声抱歉。

春风沉醉的夜晚，无论有多少忙碌和旖旎，最后都要以一场睡眠作结。一切都静了下来，零星几盏长明的街灯让这夜更黑了几分。有时雨疏风骤，有时天朗气清，天气虽然变幻莫测，但春天总会用最宜人的温度，催促着不如睡去。卸除妆容，清洁身体，开始必要的序曲。只要收拢白天的棱角，双目渐渐合上，一夜沉酣，就能弥补人生的种种不如意。记忆的碎片被随机拼接，命运的走向被随意改写，所有心愿都在此刻轻易实现。空气中渗进了柚子花的甜香，让睡梦更加引人入胜。不论荣辱，不谈功过，这绮丽梦境就是春天最温柔的馈赠。埋在棉被中的我们，像是被宠坏的孩子，唇边漾起一抹笑意。

春风沉醉的夜晚，无论有多少忙碌和旖旎，最后都要以一场睡眠作结。一切都静了下来，零星几盏长明的街灯让这夜更黑了几分。有时雨疏风骤，有时天朗气清，天气虽然变幻莫测，但春天总会用最宜人的温度，催促着不如睡去。卸除妆容，清洁身体，开始必要的序曲。只要收拢白天的棱角，双目渐渐合上，一夜沉酣，就能弥补人生的种种不如意。记忆的碎片被随机拼接，命运的走向被随意改写，所有心愿都在此刻轻易实现。空气中渗进了柚子花的甜香，让睡梦更加引人入胜。不论荣辱，不谈功过，这绮丽梦境就是春天最温柔的馈赠。埋在棉被中的我们，像是被宠坏的孩子，唇边漾起一抹笑意。